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四十五回 尋兇手千里入京師 收弟子征服鐵羅漢

上回書說到：神龍手歐陽義士，帶著布鋪掌櫃的飛奔篩月庵。他們來到東殿的後窗下，何瑞生一指：「老義士，您看燈光，大概林寶已到。」歐陽君知道瑞生無能，可他的膽子比天大。林寶心毒手黑，怎能叫他涉險呢？便道：「何掌櫃，你不要往前去，在此等候吧。待我到廟裡去捉拿這個混帳王八羔子林寶去。」何瑞生答應。歐陽君一伏腰來到山門，拔腰蹬中脊，聽東殿林寶跟小尼姑正在說話，林寶說：「鳳清，躲災避禍，我要去北京，可把你拋下了。」「彌陀佛，親人，你可不能走，咱們倆熱熱呼呼的，你要走把我帶去，我也逛逛北京。難道北京還沒有尼姑廟嗎？」林寶搖頭：「那怎麼成？我現在急如星火，那多危險呀！」鳳清把林寶狠狠拉住道：「你哪能走哇，你要走就得把我也帶上。」她拉著林寶不讓走。

歐陽君高聲喝喊：「林寶混帳王八羔子，這場官司你就給我打了吧！」

哪知道林寶「撲」地一下把燈吹了。鳳清抱著他不鬆手，林寶一怒，「撲哧」

就把這個不守清規的小尼姑給殺了，然後擰腰從後窗戶出去了。歐陽君腳底加力，追趕白玉人林寶，追著追著，到了一個小村子裡，三轉兩轉沒有了。

何瑞生說：「哎呀，他一定從這裡往北京跑了。」歐陽君憤憤地道：「我一定到北京找到他！把他拿住！」

歐陽君回到了家中，把自己的軍刀帶好，銀兩帶足，奔了北京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來到北京城，在廣安門裡找店住下，每天出來在熱鬧場所尋找林寶。今天，走到前門大街，看見賣檳榔的，歐陽君一高興，想拿他開開心，結果在天壇跟任元打上了。直到來至飯館吃飯，任元想起來了：他不是隱賢村歐陽德老前輩的後人歐陽君嗎？歐陽君也在想：他不是仁義村的清風羽士任元嗎？如果要真是他嘛，我這個跟頭可就栽大了。兩人同桌共飲時，歐陽君先說：「我問問你，我們兩個人打了半天架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住在哪裡呀？」「你要問我嘛，我住在會稽縣北門外六十里仁義屯，我叫任元，人稱清風羽士。」歐陽君心想，糟了！便說道：「我也是會稽縣人氏，人稱神龍手歐陽君。」「唔呀，老弟呀。」真是不打不相交，兩個人過來彼此見禮。歐陽君說：「我栽了跟頭了，我這個大褂是你給捻的？」「唔呀，不錯的，你捻檳榔嘛，我就捻你的大褂，我這是對你幫助幫助。」「你幫助我嘛，為什麼要偷我的銀子？」「偷你的銀子嘛，我是想幫助幫助你。」「你全是為幫助我？好了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任元就把神鏢手袁泰父女二人被惡賊白玉人林寶致死的經過都說了，最後問道：「老弟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「我也是為這件事情來的。」「啊，兄弟你在哪裡住著？」「我在廣安門裡，您呢？」「我嘛，我在北新橋那裡住著呢。」「好吧，你不要回廣安門了，跟著哥哥我走吧。」「你還不把我的銀子還給我嗎？」任元也樂了，把銀元包拿出來交給神龍手歐陽君。

哥兒倆一前一後打飯館出來順著紅橋、磁器口一直往北，進哈德門，走東單，忽然發現一條黑影「唰」地一下過去了。「哎呀！兄弟，這是混帳東西小冤家白玉人林寶哇！」兩人就跟到金魚衛衛王倫王子延的家。林寶到王倫的家裡幹什麼來啦？原來林寶拿著破壞星王均的信，來到北京城德外甜井村關子良的家門口一看，不料門上貼著十字封條。林寶可就愣了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他跟誰打聽，誰也不知道。來到北京城舉目無親，打聽不著人，這怎麼辦呢？來一天，來二天，來了幾天，他發現遠處有個拾掇鞋的鞋匠，三十來歲，坐在馬紮上給人修鞋。林寶過去了：「師傅，您是本地人嗎？」「啊，不錯，我是本地人。」「我跟您打聽打聽，這闖家怎麼叫人家貼封條查了？」

這個皮匠翻臉看了看他，問道：「你打聽他幹什麼呀？」「我打算見見他。」

這皮匠把攤收了，放在一戶人家存起來，跟林寶兩人來到背靜處，才問林寶：「您跟他什麼關係？」「我跟他不認識，有朋友寫了一封信讓我到北京城找他，我是江南人。」「噢，您趁早甬找了，我是他的踩盤子伙計，他已經打了官司，叫官府抓進去了。」林寶一聽：「這怎麼回事？」「因為他得罪了金魚衛衛王子延。王子延在北京城是個有名的把式匠，人家是個正人君子，結果拿著名片到宛平縣把他告了。」「這姓王的這麼凶？他怎麼把我的朋友給害了，我找他去！」「北京城可藏龍臥虎！」「你不用管了。」說完林寶就跟皮匠分手了。

林寶來到金魚衛，離王倫的家不算太遠了，忽然間，由東口裡頭往西一拐，來了一輛轎車。轎車的右面車轅上坐著一個女傭人，乾乾淨淨。把式搖鞭趕車進了衛口，後邊有一個騎著馬的，旁邊有兩個家人，正是王倫親自帶著家人車輛趕奔南頂村姥姥家，接妹妹香姑回府。來到家門口，王倫可看見林寶了，林寶不動了，站在旁邊看著這輛車。王倫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好人。把式搖鞭趕車到了門口，大門開了，打裡邊出來幾個傭人和丫鬟，把這車轅的接腳凳拿過來，放在下邊。一挑簾，女傭人把姑娘香姑攙出來了。林寶這麼一看，魂飛千里外，魄散九重天哪！真沒見過長得這麼俊美的女子，面似魚嶺梅花，腰如隨風楊柳。婆子丫鬟簇擁著，眾星捧月，把姑娘攙著到院裡。林寶心想：他們家有女眷，今天晚上我就來殺他的全家！林寶拿化石粉在牆外畫了個記號，就找地方躲起來了。等到晚上，林寶從哈德門來，然後把化石粉全擦掉，拔腳上房進去了。

王子延是練家子，早看出林寶不是好人，就傳家裡人，連同妹妹，帶婆子、丫鬟，天一黑把燈吹了，在屋裡睡不著忍著，不准走動，不准出聲，不准有光亮，摸著黑躺著。大傢伙兒也不知道出什麼事了。王子延把軍刀帶好了，就在西山牆一蹲，把槍一立，往四外看著。果然，林寶來到院中。他從西邊往北一走，王倫給他一槍，這一槍險些把林寶給挑了。林寶腳尖一點地，長腰上東房，東房上喊：「唔呀！林寶哇，你這個混帳王八羔子，官司你打了吧！」讓人給踹下來了。上西房，西房上喊：「唔呀，林寶你這混帳王八羔子，你往哪裡跑呀？」也把他踹下來了。他上南房，海川抱著兵刃譜等著呢。林寶知道，一個是清風羽士任元，另一個也是他們那地方有名有姓了不起的人物，神龍手歐陽君，底下這是本家主人。要跑嘛，我只有往南跑，想到這兒，林寶劈頭蓋頂就給了海川一刀。海川一斜身，一抬右腳，林寶的刀就飛了。左腳一勾，右手一扣，一跨步，把他就勢按在那裡了，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攢蹄，海川把他給捆上了。右手一提拎對王倫說道：「王掌櫃的，認識我嗎？」「啊！」王倫一瞧：「哎喲，俠客爺。」過來就磕頭。海川把林寶放下，伸手攙起王倫道：「哎呀，請起請起。」這時候，任元、歐陽君也從房上下來了。海川問：「你們二位和好了？」任元、歐陽君把自己的事情全說了。海川和王倫才知道被捆的這位是鏢打恩師、逼死師妹的惡賊人白玉人林寶。

王倫進南客廳，把燈點亮了，挑簾攏把三位俠客讓進去。王倫真沒想到，一夜之間能會到三位英雄，著實地高興，挨著排地見了禮。海川想：領著我溜城牆的是誰呢？

王倫立即吩咐廚房預備酒席，款待三位俠客爺。歐陽君問：「俠客爺，您從哪兒來呀？」海川就把買完了兵刃譜回家，走到前門大街打算逛逛天橋，沒想到走到珠市口大街，發現他們老二位在那的事情說了一遍。歐陽君臉一紅：「唔呀，俠客爺，我們哥兒倆丟人的事情都叫您看見了！」「你們二位丟人的事情我看見了，可是我童林丟人的事情，你們二位沒看見，人家給我大褂底擺上拴了城磚，掐了我的辮穗我都不知道！領著我二次溜城牆，難道這些個事情不是我童林丟人的事？」歐陽君、任元早就聽說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這人物了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是位英雄，人家露臉的事敢說，丟人的事也敢說。任元道：「童俠客爺，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哪！據我想，這個人領著你溜城牆，是說明他的腳程嘛還可以，但不一定有多大本事。要是說大褂底擺拴城磚，掐您的辮穗，我想這還是別有高明人吧？」他們正說著話，伙計進來了，把桌子往前搭。迎面桌子後頭放一把椅子，東西兩面各放了一把椅子，一個凳放在北面。主人王倫坐下，讓了半天，海川在居中坐下了，身背後是架幾，歐陽君、任元對臉坐下。

酒宴擺下，山珍海味，水陸雜陳，雞鴨魚肉，冷葷熱素往上一端，老四位恨相見之晚。歐陽君一抱拳道：「唔呀，童俠客，我和任老兄早就久仰你的大名了，兩次杭州播獻藝賀號，這是出在我們杭州地面哪，這些個事情我們哪能不知道呢？早就想拜訪拜訪，可惜沒有這麼大的福分，沒想到在王朋友的家中遇到你了。俠客爺，您奉師命，興一家武術，當然您那八卦綿絲盤龍掌嘛，那

是武林獨到的功夫，您最認為得意的還有什麼呢？」海川趕緊伸手相攔：「你們二位都是武林的高手，在下哪有什麼得意的功夫？要說我童海川別的是不行，不過我從師學藝十五年，繞樹行功，我的腳程還是可以的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沒想到當院有人說話了：「腳程快，未必吧？」海川一抬頭，心說：這位說話的，大概就是領我溜城牆的吧！院裡的人一陣亂，海川一回身，就把兵刃譜夾到胳膊窩底下了，墊步擰腰「噌」地一下就到了桌前，腳尖一使勁，一縷輕煙就出去了。抬頭看，那人在東邊，等海川拔步上房，那人抹頭就跑。海川心說：今天還能讓你跑了嗎？海川下了房，順著長街，腳底攢勁，「喇啦啦」，也一直往正北，奔四牌樓下來了。掉頭往東，海川一瞧，沒錯了，又奔城牆！果然到了城牆底下，那位施展狸貓登樹之技就上去了。海川心說：得了，又領著我溜上城牆了。打東北角奔西北角，三轉二轉又來到崇文門，海川再看，這人又沒了。哎呀！滿天的星斗，海川對天長歎哪！有心再回金魚衛王倫的家，可能人家歐陽君、任元已經走了，海川便無精打采從城牆上下來，順著大街一個人慢慢行走，來到自己家門口也沒叫門，越牆進去，等進自己的屋，摸黑稍事休息，天就亮了。

再說歐陽君、任元熬到天光亮，殘席撤下後，歐陽君道：「我說王兄啊，我們弟兄兩個感念您的照顧哇！來吧，搜一搜賊人的身上。」把林寶的身上這麼一搜，搜來搜去，搜出不少的東西來，主要有一封信，就是破壞星王均介紹林寶的經過，到北京甜井村找關子良。王倫一看這封信道：「把信交給我吧。有這封信關子良就出不來了，非得殺他的頭，給本地的老百姓平一平民憤。」任元說：「王兄哪，這個您拿著吧，我們沒有用。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我們要交本地面的話，我們到哪兒去？」「您可以從交道口南大街，奔大興縣去交差。」「好啦。」任元、歐陽君道了謝，把林寶扛起來，奔大興縣衙門。北京城是順天府，天子所在地，從地面上來說，也是府縣，順天府代管二十四州縣。那麼北京城這個地面歸兩個縣管，就是大興和宛平。東南兩城是大興縣，西北兩城是宛平縣。宛平縣的縣衙門在交道口往西，大興縣的縣衙門在交道口往南路東頭，兩人來到大興縣衙門。大興縣正堂名字叫賈俊，兩榜進士出身。任元就把事情說了：「這個小孩八歲時，要飯，長了滿身的疥瘡，我哥袁泰把他帶回家，治好傷，收為徒弟。教他十一年能耐，最後他喪盡良心，鏢打恩師，逼死師妹。我是個義務人，奉太爺的海捕公文，捉拿林寶，讓他歸案。我請出朋友歐陽君一同來到北京城才把他拿住。」林寶這小子一聽，嚇壞了，哆裡哆嗦。大興縣準備了一輛囚車，派了四名押護兵備好了公文，二人辭別了大興縣衙門，押著林寶直奔浙江。

再說海川三次溜城牆，自覺能力還差呀，所以白天爺兒幾個練功。晚上，海川還在王府的花園假山前頭練夜功。今晚，練完了雙鉞，把小包袱放在地上，又把秋風落葉掃大寶劍從腰裡亮將出來，欲練八仙劍一百二十八趟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間假山旁邊有人喊：「好劍！」海川一抬頭，就瞧這個人衝自己一豎大拇指，抹頭就跑，躡縱跳躍，上了府裡頭的高房，海川也就閃電般追上去。上了北城牆，海川一想：這人又要領著我溜城牆了，今兒我要追不上你，還叫什麼鎮八方紫面崑崙俠呀！海川一抽寶劍，腳底下用力，打西北角往南這麼一轉，借著星月的光華，看清楚了。這個人穿著一身土黃布，腰裡繫著青搭包，身上披長衫，辮子盤著，一邊跑一邊偷偷地回頭豎大拇指。海川也慫上勁了，「沙沙沙」走到西南城角上，這個人順著城牆拐彎，海川心想：我要在後面追你，定追不上了，非得走一條近道。他斜著腳尖一點城牆，「燕子三抄水」往南邊的城牆上跳。這人拐過來正被海川迎住，他往東一跑，海川「噌」就過來了，這人一看海川跑到了前頭，回頭就跑。跑著跑著，順著城牆掉下去了。海川一看這人沒了，自己感覺到面紅耳赤。沒法子，把軟劍刺拽下來把寶劍撞上，往身上一圍，自己溜溜達達往回走，從北城根下來，越大牆進了貝勒府，到自己府裡休息，越想心裡越氣。

次日早晨，底下人進來道：「教師爺，門口來了三個人找您。」海川趕緊到門口迎接。到了街門一看，上垂首是個大高個，海川認得，這是李鐵拐斜街的石勇石玉山，下垂首瘦小枯乾的這位是他的表弟，千里獨行馮昆馮永誌。下垂首當中這位是誰呀？晃蕩蕩身高有九尺左右，跟自己的傻徒弟甘虎、傻師弟於恒差不多。黑森森的臉，濃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大耳垂輪，青鬍子茬，一條大辮子在脖子上纏著，還挺精神。

原來這人姓吳，名字叫吳成，有個外號叫鐵羅漢。他們家在北京城裡，房子有上百所，買賣舖子大小好幾處，德勝門外水旱豐收的土地不下百頃，是了不起的財主。他父母全都沒有了，就是他一個人。家大業大驢馬成群，使喚人也很多，他一輩子什麼都不喜歡，就好練武。他師父姓杜，名字叫杜清風，江湖人稱雲霞道士。後來有人跟他提，說李鐵拐斜街住著一個姓石的，外號叫鐵熊，功夫棒著呢。他不服，就找石勇去了。到了石勇家門前，「啪啪」一敲門，底下人把門開開：「喲，這位爺您找誰呀？」「你們家裡住著一個姓石的嗎？叫鐵臂熊石勇石玉山。」「不錯您哪，是我家主人。」「好，我家住在德勝門裡果子巷扁擔衛衛，我叫鐵羅漢吳成。你把他找出來，我把他背個跟頭。」「您候著吧。」伙計撒腿往裡跑，來到後廳：「大爺、二爺，你們哥兒倆快出去瞧瞧吧，果子巷瓦片吳家的少爺鐵臂羅漢吳成說要把您給背個跟頭。」石勇和馮昆趕緊跑出來了，到門口一看，喝！真叫棒，這個人就跟半載大黑塔一樣。石勇也有點兒含糊了，忙說：「貴足蒞臨賤地，恕兄弟未能出來遠迎，當面請罪。」「哎，你也別客氣。小子，你不是石勇嗎？」

「不錯，是我。」「你知道我嗎？」「您不是德勝門裡扁擔衛衛的吳老師嗎？」

「老師咱不敢當，鐵羅漢我叫吳成，聽說你有點兒功夫，我惦記著把你背個跟頭。」「您請進來。」「甭進去，我把你背倒了，南北二城就得屬我！」

石勇這麼一瞧，來者不善哪，我要是和他動手，不定准贏得了他。哎呀，這怎麼辦呀？千里獨行馮永誌這個人心眼多：「哥哥，您先等一等，吳老師，您就在這跟我哥哥動手嗎？」「對！背完了他背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我叫馮昆、馮永誌。」「噢，好嘛！把你們倆人都背了，這南北二城咱就第一。」

馮昆嘲笑地說道：「呵呵，您背我們倆呀？您背我們四個，南北二城您也考不了第一。不瞞您說，北城牆根有一位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，那才是咱們北京第一流的真正把式匠！我幫您通個信，您要把他背倒了，您才是真正南北二城的第一名，要是背不了他，您就是把我們兩人宰了，您也數不了第一！」吳成聽完，支吾道：「這……我不認得人家。」「不認識不要緊，我們哥兒倆認得呀。」「那好！你們哥兒倆同我去吧。」

於是，三個人穿大街、越小巷，趕奔北城根，來到雍親王府海川家門前。

馮昆過來道：「童爺，我們給您行禮了。」海川伸手相攔：「二位起來，二位怎麼這麼閒在呀？」「我們來半天啦，聽說您會客呢，我們沒敢進去攪您哪。來，我給您介紹一下。這位是德勝門裡果子巷扁擔衛衛瓦片吳家的少爺，姓吳叫吳成，有個外號叫鐵羅漢。」海川一聽就有點兒不樂意。問：「二位，這是什麼意思呀？」吳成搭茬了：「什麼意思啊？告訴你，人家跟我說馮昆、石勇這二人是北京城第一流的把式匠，我把他們兩人揀了我就可以考第一，結果我上他們兩人家去了，他們倆不敢動手。他倆說，甭說我把他們兩人揀了，就是把他們兩人宰了，我也考不了第一，說揀了你才能考第一。我們就找你來了。」海川對馮昆和石勇說：「我跟二位都不錯，二位為什麼同著人家師傅奔我寒舍來？人家是找你們的。」馮昆急忙解釋說：「就這一位！童俠客爺，說真的，我知道扁擔衛衛吳家是有這麼一個把式匠，大概就是他。我們哥兒倆惹不起他。」「惹不起他，你們哥兒倆就住我這送嗎？二位，今後可不准！咱們就這一次。」海川又轉臉對吳成說：「吳師傅，你要打算跟我討教討教武藝還可以，但你要說打敗我童海川，你就在北京城考第一了，那不成。北京城藏龍臥虎，出名的把式匠有的是。」「這個……你說這個倒也對，童師傅，看起來你倒是個好人，那咱二位動動手吧，考第一不考第一的單說。我既然來了，就惦記著跟您試吧試吧。」「這個可以，請吧。」

四個人一塊兒進了院子，來到客廳前頭，徒弟們都出來了，往旁邊一站，等著看熱鬧。海川說：「吳師傅，你大老遠的找我來，咱二位比個輸贏勝負，總得掛點兒彩。」「甭掛彩，我贏了你的算白贏，你贏了我，我趴地下磕頭，拜你為師，你看好不好？」海川一想：這便宜我可占大了，他贏了我算白贏，我贏了他，他給我磕頭，拜我為師。就說：「那好吧，咱們一言為定。吳師傅您進招來！」海川在北邊臉朝南一抱拳，鐵羅漢在南邊抱拳說：「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咱就不客氣了。」說著話，吳成左腳一

趕步，左手一晃門面，舉右手「泰山壓頂」就是一拳。海川輕輕地向左一滑步，用左手一立，拿左手掌一划吳成，吳成的胳膊剛要往回逃，海川的大手就到了，著心就是一掌。

這是人家八卦掌「麒麟吐書」的招數。吳成滴溜一轉身，左胳膊往前一支，墜肘沉肩，兩隻手往自己胸前一抱，合適了「靠山背」，順著右脊背一撞海川的胸口，海川退左步一閃身，他已經撞空了。海川用左右手一抄他的小肚子，借勁使勁，「砰」就打上了。就這一下，撞吳成的勁兒也真足，真巧，海川這麼一發力，塵土飛揚，碎磚頭末子亂蹦，再找這吳成，蹤影皆無！